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二

墓誌銘

故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路[illegible]

公墓誌銘

蜀自紹興和戎大棄陝服且割商秦之半於是西阻天水皂郊東阻大散黃牛而階成和鳳遂爲西南劇開禧三年叛將以四州事金由是金人知我險易安沂公極力宣理僅克就緒會移鎮去邊備浸弛嘉定十年冬虜遂大舉剽西和批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制置使董君居誼自成都進治利州又明年虜擣河池抄梁鳳奏三泉制置司退守劍外安撫司退守米倉山

蜀之險盡為虜所覘安公再鎮未及三年而薨南海
崔正子與之繼之未幾亦稱疾去會金韃相持累歲
朝廷患之嘉定十六年召淮東帥臣鄭損赴除四川
制置使剸蜀以疆事一日韃虜乘虛大入損懼捐四
州及天水軍退守七方武休僊人三關官民還利朝
廷又患之紹定元年命湖北帥臣桂如淵代之先是
吾鄉郭公正孫通判金州且當金虜大入東侵上津
西斷梁洋公以餉所資饋閒道馳使稱貸于京湖制
置使趙彥仁方而諭豪民富商須財募士虜遂遁去
與郡守游勉之九功訖全孤城知長寧軍未朞歲崔
正子請於朝移知文州會虜盜邊道階文軍潰入竟

公推補貢之法民更按增詔進一官因任在郡四年
擢知嘉定府兼權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
未幾為寘治狀轉聞除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
路安撫兼提舉學事兼本路馬監公自安康卻虜以來威名
著乎西南命下人僉謂公分閫得人公以本生母憂辭不
就申詔奪服公固辭不獲命乃起視事公素有才略
有經世志每觀國家故事至胡丞公力爭和尚原亦
鄭亨仲承秦檜風旨割以遺金輒撫几慨歎又謂無
五州不可保蜀無大散皂郊諸關不可保五州至是
受任漢中首以修大散諸關告諸制置使然邊未有
蹔議格不行三年十一月韃酋鐵騎趨鳳集卻外虛

邑公之言始信韃既去鳳公又言韃必再來宜亟命
沔將以重兵扼馬嶺制訴報曰沔將豈可跬步去九
方邪馬嶺已付之田燧矣公憮然曰誰為是謀者悞
矣且十方深處腹內汗漫無險異時虜自西入則備
西可矣今虜攻京兆闖鳳翔游騎數至寶雞則自東
入必矣馬嶺為東西邊之要有險可守置重兵於此
以逆挫之虜氣必奪若俟其踰馬嶺逼七方則五州
地數百里已與虜共之矣時有謂虜必西鄉者故公
言不用明年三月虜果由東道縱兵大入捨鳳集不
攻而力爭馬嶺百燧以忠義人千四百當虜衆數萬
血戰三日夜矢盡援絕遂死之虜既踰險乃鼓行而
西馳騖平原不可復制公之言至此又信方韃人之
冠鳳也遺嫚書城下去公移書制置使略曰數年以
來虜嘗得志於我今無故請成意未可知萬有一如
諜報假途擣汴且他有難塞之請將何以應今宜諭
以道不可假師無可借粮無可貸舍是三者則本朝
交隣自有故實非外有司所得專宜俟奏報雖然議
和乃一時之權嚴備則萬全之計首當飭將練兵以
備不虞彼若以和誤我則勿候覆請隨宜勦遏制帥
懼拂虜意指公為異論四年正月韃人又至則徑屬
他官往武休議和事甚秘公弗及知虜又出嫚書索
糧二十萬斛五日取若干斛其使速不罕諸人裴回

興趙原而別大赤輩已縱騎焚掠出沒自如制帥
方令諸將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且遣王良能李大舉
詣鳳翔虜酋所回報而督漢中趣辦牛羊酒以犒鞮
師邊民挖腕切齒公歎曰餒久戍之卒以啗方張之
寇尚策之得耶制司既又下令悉召西和天水凡並
邊之師入保七方公謂棄五州守三關則蹙地已數
百里痛憤累日又告曰勿謂五州可棄五州之民痛
入骨髓則鋤擾棘矜利於鋒鏑勿謂三關可恃翫寇
縱敵使得氣去將往來三關之外而遂已乎語聞制
帥滋不說公知不可救藥自是兀然孤城束手待盡
矣韃人自攻鳳翔已分兵入吾境先自隔牢大散關
空入韃所驅中原民號投拜戶有願為我用者公謂
平戎既誤若招納歸附以攜其黨實制變之大機脫
又不納必反為虜導即言之制帥且請事定之後分
處邊疆墾闢營屯荒田不憂其聚而生變也衆是公
謀諸將亦陰給資糧以俟制司俄下令不納北人大
失望於是韃人因歸附之衆躪藉五竟三關之外生
聚一空四月癸未破鳳遂長驅東鄉時大將幺屯武
休公為言武休險絕且重兵在焉虜決不自此入彼
不石闖石頂原則左投摔子關右陽明日落黃竹嶺
谷一處透過數十百騎則武休雖衆無所用之顧乃
置不加省五月丙戌朔越六日辛卯虜果以輕師綴

武休而自陽明黃竹趨迫興元界洋義士先已分成
諸關城中惟忠順軍千人制置司檄遣略盡其將呼
延棫亦分戍石頂原公誓以死守俄而武休之衆潰
諜報韃人謀趨米倉山寮屬[illegible]子正親校張諒等請
曰事勢至此若招訌潰扼米倉猶可保民徒死亡益
也公亦慮韃人由巴山深入乃亟索呼延棫俾鳩忠
順餘軍以俱癸巳遇韃人于沙窩我師三戰三却死
傷幾半然猶有支徑可避左右勸公公不為動甲午
韃人自廉水捷出我師之前公與兄子鳳州推官宜
中仲子主管機宜文字文中凡一門八人同時遇害
左右得免者僅一二具言其狀行道之人為之流涕

六月庚午余同產兄高南叔某自洋州拔將帥師還
定漢沔得公杜家坡斂而殯之其孤黃中自巴山跣
護以歸又明年余返自南遷哭之殯肂且俾商祝陳
詞曰嗚呼自棄捐邊關誨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
弱監牧專利委責而閱牆鬬室矣金繒事虜斂欺茹
詐而堂皇四闢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
驕弗戢而龜玉毀於篋櫝龍蛇生於几席矣於是公
受任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矣衆投戈於故
地已纓冠於同室矣衆養禍於八年已承危於一日
矣既幸生之不忍則一死之皇卹矣自靖自獻惟為
臣之常分而言不已從事不已出則一死之奚益矣

祝辭至此其孤黃中泣之慟踊而言曰是深知先人
者祝誦終篇黃中愀然曰不得公一言以葬其孤即
沒于地將無以見先人矣予謝曰予既與而先人言
公以書抵靖曰比冬韃人以和款我今春又以酉書
期我乎漢中戎帥拒弗納或者尤之不知虜情反覆
戎帥未為失也今書猶在笥而公抱知言之名以沒
是可哀也已然則予既知公之心予曷敢不銘公字
興祖系出唐汾陽王六世祖宸自安仁徙臨邛曾王
考畋舉元祐三年進士官至左朝散郎通判綿州累
贈左通奉大夫王考季舒舉紹興二年進士官至左

子漢皆隨難漢中葬公者黃中與其子久傳而已幼
孫祖傳則後公五月而生女子五人長適文林郎潼
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庭秀次貢士何煒次
迪功郎胡仲榮次趙森次張好仁惟歸明者存孫女
三人其存者一長孫壻迪功郎簡州司法參軍聲桂
公初該嘉定十七年明堂恩以官兄子寅中今為迪
功郎監四川總領所安軍贍軍倉解官持喪再
該紹定三年明堂恩官兄子寬中黃中將以紹定六
年十月癸酉奉公之喪葬于臨邛縣白木里之東岡
與張宜人同兆既謁銘於子庭秀又狀公行以來乃
叙而銘曰西南之禍信亦有繇牆藩隳寇戎之招

金繒賂遺彊胡之挑伍乘弗整戎器弗敕彼憫然者
專利宣驕造攻稔釁匪一朝夕公興受敗力支翹翹
乃設地險乃絕虜邀誨諄聽藐以我言訣一策不試
啗于獍梟循義盡分公心孔昭我原厲階揭銘山楸

國學貢士胡伯清墓銘

紹定四季秋予蒙恩歸自靖道荊州監沙市鎮胡嘉
過予涕泣言曰我先君之葬以元季十一月甲申墓
在澤山之原音者未有以銘之重惟先君嘗以博士
弟子員事先生先生之典校南宮也嘉又以諸生被
選然則銘非先生誰宜授予壙記一通則兄森所為
也記曰先君諱揚字伯清某州某縣人少有立志從
遊皆聞人尚友必勝已謹自飭期毋愧古人嘗語鄉
人曰吾鄉自厲仲平於仲山學于京師過江來無聞
焉結廬澤山聚辯於斯躬帥其子弟罔晝夜作輟慶
元五季升名于大司成後十有六季嘉繼之又六季
從父弟焱繼之又六季森又繼之森先以嘉泰四季
舉于鄉嘉登嘉定十六季進士皆先君刑善之由先
君未四舉禮部不一得輩流稱屈俄感末疾詔森等
曰夙襲而取之者吾志不存焉而等苟能精義迪彝
以不悖厥衷吾歿無憾時嘉尉處之遂昌筮日將車
就養而疾彌留繼以大故實寶慶二季九月某申子
季六十有二先君柔直惠和孝友任睦書曾氏問有

餘一章宣坐右日省以事其親親疾不說帶左右嘗
藥致喪以禮忌日必哀遇事肯綮善劈析鄉有竭作
礼荒之議則就之好施予不問家人有無里稱其仁
曾祖考諱仁善祖考諱資淵考諱作乂妣某氏記不載妣
及所居州邑先妣於氏先先君十九年卒子男三森轟嘉
女二適於堯知忠翊郎陳履泰孫七子讀之慷然曰
自蔡京更太學法歲鍛日鍊惟以鈎章棘句爲工仁
義禮知之本心薄蝕殆既雖訓故義疏之書且不暇
攻矧能立其大者子嘗戶厥官惕然如不客今觀胡
生食太學之祿者三十年不梏於時之恫不瘁於身
之窮不憙於子之通而學之充而德之崇而理之融
亦庶幾君子之曰終始予不能銘諸旅瑣之憧憧嘉
又六千里以申其請于邛書用識之庶有以誌其馬
驪之封歸自靖之明年月建維亥營室方中識此者
誰史臣了翁是爲銘

故迪功郎致仕史君孟傳墓誌銘

今之學者例曰自隋唐以科目取士士伏於浮夸生
斯世也爲斯世也姑以譁衆攫榮亦可矣乃若窮深
務廣則有司所未喻博古通今則有司不及知故遂
以大慚則大好爲不可易之論嗚呼胡不以五吳史
君孟傳之事觀之嘉泰元年子以劍南莫府較士予
眉士之通春秋者詢以霸業所由始迨策士以漢中

朝唐入閤本末爲閉其間乃有博贍宏麗者予異而
拔之則丹稜史孟傳守道也其季共叔父君承名坤
柔與其鄉人稱之無異辭于始內交焉又九季大比
有司以左古史沿革策士有謂二史不當隸兩省又
謂國朝之史自時政記起居注國史日曆實錄玉牒
聖政寶訓等書凡皆經歷宰輔始得上聞故載筆者
不得直書反覆辯析如素官于朝者發其名又孟傳
也又九季就外省疏春秋經傳柢梧辯晰不遺有司
愕曰是敢與公羊子辯必老於經者乃得奏名嗚呼
孟傳以正學直道未嘗爲大慚之語也而有司取之
公論許之是則患有司之不公不明而惟浮靡之是
習苟以譁衆攫榮者不惟淺之待人亦薄乎處已矣
得之不得固不在是也孟傳治裝入對忽以疾卒實
嘉定十三季正月甲子得季四十有八詔附劉渭榜
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季十二月癸
卯葬於蟇頤山壽鄉丑岡之原予得罪南遷會恩生
還厥子廉璧過予泣曰父歿十有三年矣龜始食哀
惟吾父生而惟先生之依歿而非先生之文將亡以
窆願有以寵綏之嗚呼孟傳非予銘誰宜史氏自臨
邛府君灝始入蜀占名數丹稜八傳至克恭自榮州
軍事判官攝本縣令禦賊于蟠鼇峽以死嘉泰間錫
廟褒忠封忠佑侯曾王父憲王父儀迪功郎父元談

妣王氏孫氏孫故太學博士逢之孫知永睦縣份之
女孟傳孫出也眉目秀傑矩範夙成年十四以能文
名于郡國舉文固非其好也自經子百氏及歷代國
朝諸史一覽不志故發於文則援据詳博詞辯雄放
頃刻數千言見者駭服退而即其人似不能言者異
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孟傳爲詩曰但
使躬行皆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此豈苟於言者其
後學日肆名日大願交者日廣每誦前輩語云士不
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獨於予爲平生交予召
爲學官孟傳不能從則以屬予外舅故荊湖北路刑
獄使者楊公熹予後守漢守眉持節潼遂又與之俱
始識後谿劉公光祖雁湖李公璧皆恨相得之晚李
公嘗語及本朝明堂用吉辛故事孟傳隨問辯對不
失一字婁試輒奇有欲爲之地者孟傳不可曰爲我
謝夫君五寧黜不是之爲也取同郡李氏生一子即
廉璧嘗與賓薦一女嫁同郡劉鑄弟守文愛之篤推
田廬予之予爲買屋于眉之南門有大家以小屋易
之孟傳不之較亦未嘗形之言也平生論著有傳齋
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周
禮畧十卷書畧十卷詩畧十卷廣編二百卷雜鈔五
十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廣編藁未竟也孟傳爲人
不苟得不輕訾笑不戚貧賤於我乎館者二十年猶

一日也所謂博聞強識而遜篤善行而不怠孟傳非與雖然孟傳之遇也有司取之公論予之此人心之公也而未及有行天遽奪之天固與人異嚮與銘曰

茸顯瘝在式登于耆侯德侯藝匪折伊奇謂天簡賢我不敢知胡瓌爾蘊靡一日柂如馬斯磬旋控其馳地泐有已茲銘永貽

恭人楊氏墓誌銘

子同年進士今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彥吶將以紹定六年二月某甲子葬恭人楊氏於彭州堋口鎮僊居鄉庚山之原先事以其姪婿戶部分差利州糧料院朱元之狀來請銘而敏若以書申之曰吾婦世家資中徙昌元曾大父說大父師中父鐸母杜氏吾婦十歲喪母克自準繩凡女紅酒漿之事罔不畢誠吾適母吾婦之姑也知其賢請以婦我於葬祭自致其誠敬洞洞屬屬如事存事吾母吳夫人無敢慢吳曦以蜀叛鄉民將伺時發攘吾為之捐私財料丁壯以衛鄉井尋以授吾婦曰若居守吾省兄於閬奉母出三峽乞荊襄之師借田楊氏之甲樸逆焰而後可以有夫婦也乃行吾婦不憂不懼治酒漿炙食伍其衆而日犒之大得人和盜為屏息吾抵蔓曦以愛將祿禧扼瞿唐俄報曦授首禧懼將走胡以遺我患吾攜其肘腋戮禧而拊其衆歌後吾分符授鉞當時多故

靡室靡家吾婦里居泊如也吾守漢中與制置使鄭損有違言中以奇禍賴有白其冤者猶坐免所居官居數年韃躪漢中鏖潭毒赤地而去朝廷不我終棄俾貳制悃吾受命若恫瘝之臨其身吾婦曰事君之義不避害不辭難君何疑焉乃起視事軍律賦與皆非昔比未幾韃乘虛闖關大入吾婦時已抱癠挈其二子轉徙舟檥古渝則疾不可爲矣時紹定五季正月甲午也季六十有四嗚呼穀不同室殯不褰居葬不臨穴而又不得公之文琢諸碑銘無以慰九原之魂釋二子之哀予讀之撫然曰中庸以詩樂爾妻帑爲率性修道之端大學以詩宜其家人爲修齊治平之本人之其所貧賤富貴無不以室家胥慶爲樂而采薇出車杖杜三詩序情閔勞所謂王事靡盬不遑啓居者雖以天子之將帥乘戎車駕四壯與征夫隸人其情則一時之所遭古蓋有之敏若不幸而遇人之不淑子何敢固謝按狀恭人事父孝父喪時從敏若于沔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之死猶流涕道之不解於心佐敏若紀家事秩賓祭法度森肅艱險畢嘗教二子圭夫珖夫皆克自立婦孫在列誾誾以和圭夫

季進士前從事郎合州軍事判官珖夫時監四川總領所隆慶府贍軍倉孫男時鋪補將仕郎孫女二長許嫁晉原錢某銘曰天不靖周蜀禍孔稠英

英趙侯同國戚休天哀民劉乃作之逑宗牖奠酬賓
筵饋羞深方淺游不遺侯憂侯駕俟收華途孔脩夫
人奚鄄凄其歸丘

迪功郎致仕程君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眉丹稜程安之從予遊一日裒其考
君行實一編泣而請曰安之不令繄父兄之教以齒
于士賓于鄉外于學居歲餘未有所成名也惟親牽
之是懼萬里馳歸而上堂無堂焉者褰肂以哭吾父
吾悔之念不得先生之文書之墓石爲前人光無以
志吾悔也予嘗讀昌黎韓公文至於哀歐陽行周之
辭曰詹在父母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
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夫人有離父母之憂而外求所
樂以解憂焉吾謂無是理也今於安之而信將授之
銘而安之之兄卒安之持赴哭不自聊曰吾父吾兄
之亡吾皆不及見吾其行也以襄父事以慰母心雖
然何以贈我予亦爲之泣下迺銘君諱南金字叔貴
九世祖別駕君光履自武昌來徙家爲丹稜人曾祖
仁仲祖隲父益母楊氏劉氏君蓋伯父鼎臣革之子
鼎臣博習士也爲鄉先生巽巖李公所知仲明舉昂
任于是邦因內交焉一時秀士皆從之君漁獵經史
口誦手勦尤覃思於音切句投之學既爲叔父之子
父母性嚴憚不假人以辭色君朝朝莫夕順適無違

父以賓朋詠觴爲樂家有亡不恤君必竭力承意至
貸貣以爲養父母愛諸女君視父母意禮娉惟欲無
所於父父歿姊妹以治命捐田佛宮君又敬聽之教
二子擇所從師而躬自程督率夜漏三十刻乃即安
夙興庭戶蠲除家事不戒而治其族子洋州史君伯
雄過之喜曰吾家久閟弗耀我強自立懼亡以繼也
叔父義方若此家其昌平寶慶元季季子安之與從
子圖南聯貢禮部安之又以選補學士弟子員不欲
去親側君勉之使行將俾求友四方所以望安之何
如而子之歸也見父于肆子之心又何如君嘗以恩
封迪功郎致仕辭以寶慶三季十二月戊午享季六
十塴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娶石氏封孺人生二子
長之善字子見爲父卜宅兆感疾而卒則六月己亥
也季即安之女一人先適史德麟再適杜嗣賢內外
孫男女六人安之兄弟始以母命治富壽鄉橫石之
仟孰知其兄得季四十前葬三月遂從父于九原嗚
呼父者子之天兄者體之連父篤行而寡遂兄有志
而不季宜其情之盡而涕之漣是爲銘

永康軍通判杜君墓誌銘

始予逆婦成都吾舅威州府君教子有榘度其冢子
廣忞字德充威州誨之曰魏華父志紹往哲吾以子
妻之非若世之繫援高門也將俾女曹觀善刑德焉

德充服父訓唯恪敏學馴行有聞于薦紳間雖然予猶未之深知也德充凡再丞縣久官弗遂予甚念之將爲之引重于諸公貴人會李季允亶自潼川移常德子代爲守新故侯欽酒樂故侯曰我有婦黨爲射洪令子爲我舉之子之婦黨杜某則予不敢遺遂以薦書一通授予曰是將舉射洪令者予以吾名改畀中江丞予爲德充言德充赩然曰然則是舉潼川守非知有中江丞也況予也方以大公至正表競廉貪而涖官之初與故侯更引私親何示人不廣子其辭之不然則以付射洪使自爲謀我不敢膺受至是予始知德充之識果有異於人也德充少鞠於母黨八歲而歸建事王父事繼母尤得其驩心劉文節公之妻李與吾外姑舅弟也德充早親文節之教氣質以美又及事舅息齋先生李公嘉謀見聞深濡鄉趨近正以父致仕恩補官監雅州盧山縣酒務轉爲依政中江涪城三縣丞知崇慶府江原縣制置使辟通判永康軍未上丁母憂未除喪紹定五年三月己亥以疾卒年五十有四階奉議郎服緋衣銀魚嗚呼德充而止於是耶初仕盧山輸負課於期年部使者亡之檄攝隆州鹽官遏敝窒滲井收沛然在依政郡使輔邑長治租賦長不嫌其逼邑有土門堰官吝於費歲輒壞德充賦丈尤役人利灌輸在中江捐奉泉治官

生以奉母攝令鹽亭以治稱暨丞涪城刑獄使者應
懋之留以自助讞議不向其良摧鹽法不盡利掌米
廩不求贏部刺史郡守交薦譽之改秩知江原縣縣
號難治輸負課爲緡十萬有奇曾楹以築繩橋民不
病涉至是仕二十年矣奉賜率緣手盡聚書求友田
畝不長尺寸取於物之薄蓋若此而天亦不畀矜之
也杜氏故隆州仁壽從華陽其譜由唐翰林學士遜
能以下昭穆可考曾祖開祖宣義郎知來考朝奉大
夫知威州益母道江張氏繼母江原張氏雙流李氏
皆封安人贈宜人妻封安人於宜人爲姑姪知懷安
軍嘉禾之女安人始歸杜氏德充父祖皆無恙三世
指千安人左右承事無違李宜人沒安人哭之慟繼
以毀卒紹定四年六月某甲子年四十有九德充哭
母未幾又喪其偶益不自聊明年予歸自靖道成都
弔之恠其神離而形瘠爲留數日乃別抵里門則德
充訃聞矣六男子長直柔先卒次直溫直道直中直
諒直養孫男三人慶初慶餘慶增初爲直柔後孫女
一直溫兄弟卜六年十月甲申奉德充與安人之喪
合葬于成都縣金泉鄉坤山之原先事來請銘銘曰
物競我舒人棄我趨謙靜有福匪天道與而嗇其齡
而扼其驅幅有所制豈亶然乎

故祕書丞兵部郎管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張

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秋予以言事忤權姦與范少才子長趙全道大全相繼補外明年參知政事李李章璧薦士二十以實其處而乃吾者僅四人唐安張公鈞其一也公自瀘州通判對便殿言曰陛下初即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眞天下國家之大本也遂上三疏其略曰陛下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湮故使天地人之憤塞平宇宙之內却鬱不得伸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臣擁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姦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爲所湮矣主竊於前僕貨於後而爵賞之原爲所湮矣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多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幾壞陛下即其所湮者以爲規摹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祖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氛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救活生靈使與權臣棓戮生靈之禍等六者振厲士夫使與權臣斲喪士夫之心均則原之湮者徹何物驕虜安能勝陛下澄原進德之力哉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急於活百姓蜀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千萬緡洎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

用度繁興內郡廩庾取之無鏹粒之積調夫繁夥倍於常賦激賞畸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餒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祿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蓍糴之害推之荊襄以及兩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淪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夏六月旱詔求直言公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又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辭頗剴切嘉定三季九月輪當面對有仰觀俯察而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寇憂難置率人所難言予嘗妄謂直道而行宇宙間同此民也正學以言士大夫同此心也自非豪傑之士則屈信消長未有不繫乎時之昏明治亂者自乾淳至紹熙人才輩出一挫於孽韓之凶焰至泰禧開邊大官喑啞小

臣退縮無敢矯其失者人謂士氣銷鑠盡矣而嘉定之初勉而行之忠言讜議尚班班再見嗚呼使常如嘉定之初則未戾之民尚有夷屆乎公奉使東川予與之爲代居數年公卒予再仕王朝以言事徙湖北之靖蒙恩西還其孤猷子狀公之行泣授使人以抵子曰吾父之友今其存者無幾將葬矣墓前之石非執事誰宜銘會予被命渡瀘未皇也猷子請不已則爲誌其事曰公字子和氏張其先自文紀葬武陽至唐天中有名祺者徙名數于江原曾祖父弼以八行遺逸應聘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終宣教郎懷安軍教授祖登士有聲上辛父珣贈朝散大夫妣何氏丘氏俱贈宜人公生九年而何宜人卒事繼母以篤孝稱紹熙四年登進士乙科授迪功郎主洋州西鄉縣薄再調隆州州學教授改宣教郎知漢州什邡縣事通判瀘州召赴行在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權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除祕書丞請外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等事改轉運判官罷踰年復元官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卒公自幼藻厲名行不爲凡兒少長直欲尚友古人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而得於孫公巖老范公文叔爲多出語輒驚人不襲前跡才壯意新自成一家光宗初政公上書論國家大耻踰六十年而不復其末又謂古有四禍中

宮外戚閽寺朋黨而夷狄不與其論事皆若素官然
迨對策集英殿首論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觸一人進
德之機末言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間學者之事
責之有司第其文爲舉首尋尼於異論然自是聲譽
藉藉薦紳間矣始仕西鄉復故侯所廢堰疏洋原木
馬之水以溉民田凡二百餘頃糗糧用充修縣學羣
秀民而教以禮節人嘉其知務及兼餉屬稡財賦源
流爲八十一門門各有序有編年有叢志又有大序
使長馮公震武甚器重之今其書傳於世教授三嵎
留意公養士之外堂者每以六學相講切嘗舉張忠
獻公四勿箴爲勸不專厲以科舉之習什邡縣大事
劇始至大書治事之所曰奉公如奉上帝克己如克
勍敵愛民如愛赤子防吏如防餧狼雨暘少愆詣社
稷精禱必躬必誠在瀘會賊曦爲亂公思所以拒僞
帥主鉞守川陸以待王師者朝思夕厲得疾幾殆丞
太常丞祕府所陳皆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雖敵己
所難受者皆爲上精言之逮使梓部哀矜審克至論
決死罪或至泣下常謂人不死於刑獄率死於水旱
亟請于朝匄度僧牒以爲常平糴本先是紹興間田
晟領西師駐鄂歲徵銀絹于東西蜀以充犒賜公以
例遣而部運官吏爲欺朝廷以罪公其事雖卒暴白
然里居數年公不復斯世志矣元妃李氏通直郎瓌

之女繼室費氏迪功郎洪之女俱贈宜人又繼以王
氏封太恭人有子五人存老孺老持子猷子驥子二
女子長適承直郎瀘川軍節度判官范充孫次適從
事郎資州資陽縣監酒稅務楊宏之存老孺老驥子
先夭蒲覺持子及二女後亡孫一人順孫外孫男女
四人猷子則弟某之子公謂是大夫之嫡孫兄弟之
子也命之曰猷子王恭人推本先意遂以猷子爲後
將以紹定六季八月丙申葬公于縣之犍爲鄉清陽
仟大夫之墓之側公所自卜也銘曰磊磊平德而度
也犖犖平忱而裕也滋滋平善之慕也顓顓平守之
固也徼主之弗顧也徼命之弗還也絀信安於所遇
不以易吾素也

雒縣丞章公墓誌銘

予少之時志於博識自書契以來數千百載往往貫
穿淹該引筆書紙或爲人稱誦然不必盡協古人榘
矱也季十有七從鄉先生章公游先生必迪以義理
語輙心解似不以凡兒畜之予益窗然自愧慶元五
季先皇帝始策進士予猥綴科目涉歷中外凡二十
餘季先生始舉進士先是淳熙十六季先生以詞賦
舉于鄉嘉定四季再該免舉恩與樊武仲庚譙仲父
仲午賀春卿東寅及予弟文翁偕試于類省試四人
咸在選先生獨被黜又三季與予同產兄高南叔稼

西叔崇周宗澤嚴舉韓子獻季壬四人偕試又獨遺
先生得失雖不足深計而命實有制焉又三季當嘉
定九年始見錄于有司明年唱第廷中調眉山縣主
簿每謂官無卑皆足以行已爲薄正則稽民版扼吏
姦攝校官則明義理勸孝弟再轉雒縣丞則審券劑
明簿書受米粟之征則平槩量削贏餘所居見稱廉
平耆講學雖事劇不廢紬繹耆儲書雖家貧必畜經
史爲詩清婉而深醇自陶杜訖蘇黃諷詠弗置尤善
茗飲不以酒亂德予自潼川召爲郎從得先生書貧
堅老壯將歸就而正焉而先生年七十以疾卒於官
實寶慶元年七月乙丑是冬予亦以言事徙湖北之

威聲憺乎北塞信惠行乎南邦未究厥施賫志永終
偉好謙之承考將祔葬于漢中而鞬虜內訌傷其立
封乃端平之卯月窆安樂之丙峯日直壬申歲陽閼
逢嗚呼君雖云亡耿耿厥衷知之者安崔曹范諸公
銘之者太史了翁雖辜表之未合尚斯銘之折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墓誌銘

知南平軍朝請江君塤墓誌銘

寶慶初元予以言事遷靖建士江叔文爲永平宰叔文從吾友眞希元游最久聞見熏蒸貌肅而氣和孳孳然惟講學是崇不恥問於予逮予還蜀之明年起家帥東川而叔文亦守南平壤地相錯聞其綏御夷漢一境清晏益信希元不苟求友也予方遣人問無恙忽以訃告予驚悼失聲爲經理其喪輤以歸厥明年其孤燧等以汀州字侯華所狀言行走介乞銘于行都嗚呼號食吏朘民豐已天或壽之如吾叔文之秉

一鄣廉而靜明而不苛則速奪之是可悲也已叔文諱塡世家建寧之崇安縣曾祖灝朝散大夫知南康軍祖㮚迪功郎藤州岑令累承議郎父壽累贈朝請郎妣安人梁氏朝請君嘗以餘財刱義莊闢塾延師聚族教養叔文肄業其間絕出流輩游庠序踔厲有聲兩舉于鄉一舉于大學嘉定元年希元以博士校禮部試得其文視知貢舉倪尚書思嘉其有憂世志擢第授迪功郎福州古田縣東尉縣有海寇出沒帥守檄叔文檢視戰艦道與賊遇密授弓卒擒其黠者餘黨悉遁任滿關陞從政郎調武岡軍司法參軍郡守問以綏御之要對曰吏廉則邊安再三奇之命攝僉書判官事有淫祠號刻平王丞祝憑附至用人于廟叔文請焚祠毀像籍巫祝之資以犒軍循文林郎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平反死獄執憲明允刑獄使者葛公洪刑部尚書徐公應龍競舉之改通直郎知永平縣事以　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縣故傜地其俗有如甲殺乙則乙家執丙以憤而書于牘以識其事蓋洞傜無所赴訴而籍丙之詞以聲甲之罪其事曰準擊（口弔切旁擊曰擊）其牘曰木契甲雖不得免丙則冤矣叔文疆以王法因告部刺史憲其禁永平當滿予惜其去請于京湖制置使辟差通判本州吏民習其教而予又得與之處者二年差

知南平軍過家首問政於希元希元爲序諗之大略
謂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
科推所以治靖之廉白清簡者而治南平斯可矣若
錫光任延漢守將耳於交趾能興其禮義之俗於九
真能迪以父子之性是變戎而華也今之吏細者爲
蝨爲蛸以嚌人之膚大者爲貘貐爲鑿齒以血人之
顱以牣其家以封其孥於是民始　然喪其樂生之
志而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馳民而狄也以中國之
士大夫爲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爲亡異於狄亦何恠
其民之狄哉叔文聞其說既躬蹈之又以風屬城之
爲吏者公嘗條五事以聞　上極陳邊障空乏不宜
視內郡科調而於支移之虛名論建尤悉大抵如軍
裝布帛取之成都不以時至而梁山軍衣紬忠州博
馬鹽給賞茶茶涪諸郡袍襖之類皆不報期會惟大
寧監歲計鹽租可救目前之急然視舊纔十之一惟
有徑令輸總領所而對折南平當輸之錢亦可乎自
餘所陳皆居郡日熟察民隱可爲永利者蜀帥上其
政最將以叔文知開州未及報可疾不可爲矣實紹
定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五娶張氏封
宜人子男六人燧寶慶二年進士爲從事郎汀州軍
事判官鍈受公遺澤補將仕郎鎔紹定五年進士鉌
貢于鄉錝錡未仕女三人諸孤卜以端平二年十有

一月甲子奉喪窆于建陽縣西臺山之原嗚呼以身發財以財發身反覆之間而仁不仁自貪競成俗驅龍蛇以賊吾民如吾叔文以清白足以信乎屬境行乎殊隣蓋叔文所謂吏廉則邊安者服之終其身是心昭昭吾知江氏之世有人也是爲銘

朝奉大夫知巴州常君有開墓誌銘

始予守潼川常君子先有開宰涪城頗有惠愛心實嘉之列諸朝曰剗除苛政撫字疲甿曾未期年已見成效蓋承貪虐之餘而能撫摩燠休之也又十有餘年君再轉而丞吾州予返自南遷君厚臨焉里之父兄子弟又能道其調護火井庚情予益知子先之行浮於詞也言于制置使李季允臺辟知巴州予守瀘而君寓是邦又得亟會於是端平改元年七十有七精神爽伉髮目炯炯漆黑如五六十也八月庚午忽以疾終于家其孤南强兄弟卜二年八月丙申葬巽山之原予承詔入覲道瀘而南强南金乞銘謝未皇也行李追至京請益恪予閱其狀系出唐宰相袞之後六世祖惟簡銀青光禄大夫監察御史兼散騎常侍寓居于蜀曾祖拱忠翊郎祖揚修武郎徙名數于富義父仁紹熙五年以慶壽恩授迪功郎及君陞朝累贈朝奉大夫妣蒲氏贈宜人君幼而就傅授書過目成誦修武謂是子也大吾門者兩與賓貢舉慶元

二年進士調宜賓縣主簿嘗攝令究心職業刑獄使者王勳廉知之會寧囚斃于圉者多檄君換理曹臨鞠得實使者交舉之調榮德縣令名室廉勤朝夕服念公井鹽爲吏衰減行旅不通則抑配齊民君檢捉吏姦而除其害歲餘丁父憂免喪授潼川府錄事參軍居民失火有疑縱燎者凡被執詣府立斬以徇人利賞相誣君自府請俟訊爰得實乃辟民用弗冤復調渠江縣令安沂公丙宣撫全蜀有嫠婦挾公書以求直而婦之辭妄君一折諸理兩造咨異沂公亦不以爲忤也　改宣教郎知涪城縣事勸分以救饑編竹以攫水民用奠居通判重慶府先是黔以鹽糴米久之而弗給鹽更以免錢役之半米既入而役錢之斂如故君受臺檄覆視請併以夏秋役錢對給且減蠲糴十之三著爲定式再通判邛州會雅邊有警師閫遣君閱關隘招土丁君條陳防守之要在牛口且乞官備器械縣儲廩糗尉差右選以任訓練之責悉見聽用夷不敢犯君前後四十年書十五考積官至朝散大夫巴州之辟報可而君不及拜矣嗚呼理道不競士罷愞不才與吏爲市視民如仇者此無以議爲號健決有能往往敖狠貪黷以私喜怒肆于民上其害甚於不才若君之謹飭和平終始弗渝而不得乘一障以沒是可悲也娶楊氏勾龍氏先氏皆贈宜人

子男三人南強以明堂恩補將仕郎南金將以君致
仕恩補官幼子申女一人適眉山進士孫嗣勛銘曰
秉德兮靜淵居官兮飭虔恂恂兮吶吶兮如不能言
所居而稱焉已矣乎常子先

姪女端意墓誌銘

導江黃不已以書來曰之純昔歲客臨安辱先生之
知許以弟之子妻之其後先生南遷之純西還乃紹
定元年十月外姑李夫人醴子而遣叔舅敘州史君
賓逾以歸于我名端意小字廣今年年二十有七有
娠尋感疾以歿實端平元年十二月戊辰也烏乎痛
哉大人哭之慟曰爾之柔順端靜不妄言莫自爲我
家婦七年之間以爾庶姑與爾母之喪綵衣佐餕曾
不再歲爾乃疾病乃不字乃罔克壽以重爲我哀越
五日壬申先生亦以辭弔之曰爾夙喪而父前歲又
喪而母爾遭閔凶亦云極矣既極而通汝之舅前誣
盡白方以郡紱起家夫子有聲士林亦將簿正成都
爾乃殞棄盛年爾之諸父唯吾獨存遇此不淑其何
以爲懷也之純痛惟婦黍而生於鶴山先生之家又
黍而能馴諸父之訓而其不黍乃有如祝辭者今命
日于蓍龜將以端平二年二月甲子葬于　鄉
里　山伯舅黍賜之銘笞柳氏之小姪尚託柳
州以不朽柳州伯舅之所不爲婦之年又不爲小不

宜使視柳氏小姪弗如也某執書哭不自勝爲之銘曰喪父景翁喪母李氏叙守文翁亦復爾棄僅存唯吾與兄尚志吾以君召窆之不爾視爾舅伯恭爾夫不已求我銘窆予尚忍識緘淚矢詞以納諸隧

知巴州郭君叔誼墓誌銘

慶元末予試吏西川莫府與郭君幼才爲僚暨守眉幼才爲青神宰戢姦弭訟崇學厲俗有治理聲予嘗以陞陟論薦其後南海崔正子與之制置四川辟君巴州則已迫致事之年權相持不可予爲言君之才開明彊濟往往精練少年所不及況西山爲西南劇惟才是擇何可限以常制相不能難後果以治理聞後九年予論事南還君固無恙也又二年歸自瀘其孫允文墨經過予眎以郭方叔黃中之狀爲艴然以駭其略曰公諱叔誼幼才其字也郭氏系出唐汾陽王後有諱及者爲廣都令因家于縣及兄甫爲御史中丞蒼縣之靈谿鄉墓至今存曾王考簡修妣宇文氏王考之邵妣楊氏張氏考澤以公貴贈朝散大夫妣楊氏贈宜人伯父汾號冲寂居士以孝友文學聞于鄉娶宇文氏生四子君爲仲庶母史宜人出也大夫無子取君爲後氣稟凝重十歲强記過人十二能屬文幼失庶母至喪冲寂執喪哀甚已而所後父母即世公煢然自立與羣從刻若自勵有聲在庠序間

淳熙十六年以詞賦舉于成都路轉運司紹熙三年再舉中類省試字文夫人卒服心喪慶元元年始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監成都錢引務至六年始領事蓋君三十八而第第九年而祿處之晏如始仕如素官吏無敢易一日使者猝至閤歲出內幾何同列噤無敢對公引牘敷陳指畫口喻會稽立就使者奇之後有欲減新引之料而以鑿過舊引對抄吏雖知有鍥薄銷餉之弊畏上官屏氣不吐公曰不言爲愧言爲罪寧罪無愧力陳其事退又白之餉所令下果詰所從部使者始不能容以鄉嫌去兩易漢州綿竹主簿　朝廷復紹興舊制命試教授公中其選參知政事李公璧爲守檄攝理椽事有盤錯輒引與謀議讞議稱允改眉州教授改辟東川簽書判官用舉者改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首推推酤以遠利攷覆薄書分泣銷注以杜重催豫借之弊兩造在庭促席咨訪立爲剖決獄無滯囚邑無冤民通判簡州一再攝郡事節費助邊爲緡錢三十萬通判瀘州攝安撫司機宜文字修城埤積倉斛復養濟院皆與有勞會巴有劇盜大爲一方患始至大明賞罰盜賊屏息潰卒過境執拘以歸制置司巴境用寧廩人以其姜二百石獻于州公即以實常平之虛數絕饋獻希宴遊不飾廚傳考試類省崇雅黜浮四年不伐有懷歸意會

得怔忡之疾遂致其仕以慈明慶壽恩封朝奉大夫
尚羊林下者八年以壽終實紹定六年六月　也
年七十有九自號肖舟老人築室藏萬卷書昏手所
校讎遺文有雜著八十卷肖舟詩叢二十卷理學語
類三十卷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溫公通鑑
評三卷藏于家元妃費氏贈宜人先三十一年卒繼
室費氏封宜人亦先三年而卒子四人允成允行皆
將仕郎允文允久皆業進士允文以後叔氏女二人
長適貢士費伯午次適儒林郎監懷安軍珍多鎮酒
稅費伯英內外孫十五人端平二年三月甲子葬于
縣之靈溪鄉震山以費宜人祔君氣雖勁而心則厚
事親居喪鄉黨有聞推田廬以畀同產弟所至與俱
易嫣田以周外黨之乏不尚苟同雖壓以達官貴人
遇所不可慷慨論辯不爲勢屈人或以執拗目之不
知其惟是之從也而嘗以謂二氣五行流行於天地
間雖曰厚薄殊稟剛柔異齊然陽勝者多勁直陰柔者
多委靡世衰俗壞士大夫依阿苟容氣使莫敢異辭
雖染丘據之可否滔滔皆是故於君之事有感焉
銘曰德而度其守維固執而求靡迹之留其行若流
其止若休靈谿之幽我銘孔昭

杜隱君希仲墓誌銘

予自幼與內外羣從兄弟皆從仕德稱先生遊蟲飛

而興日三商而罷夜窻率漏下二十刻受館十餘年
猶一日也厥後弟兄連年舉進士第析圭持節者相
望余亦忝禁近而公卒不偶命也端平二年今　天
子親攬萬機凡權相所擯抑者以次收召余玷選中
將朝公之子衍狀公之行謁銘余方抱空而前志慮
紛棼引筆遄閣則又念末俗凉葬師道浸微於德稱
先生之葬能不慨然迺次其行而銘之公名希仲系
出唐工部郎中子美之後曾祖隆祖該父師望皆潛
德弗耀師望壻于故驛之樊家焉生五男子公其四
也未卝卓犖不凡母疾方革公能盡孝以起其疾父
年彌高公能竭力以致其養凡生事死葬惟禮之遵
有人所難能安貧力學窮晝夜暑寒不間早有聲庠
序間郡博士禮延之以爲多士式平生斥攘釋老之
書崇尚禮義之學士有嘆老嗟貧者公曰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窮不得志則修身以見于世
可也奚其憂其受產則辭腴取瘠其約已則賙貧祈
券斥淫祠之方熾策曦變之必亡是豈無見而能爾
者所爲文早歲富贍晚造清遒試有司弗合浮湛閭
里節衣縮食以經理其生家日以饒授諸子學躬自
程督年六十三得疾謝醫却藥遺令毋奉佛老嗚呼
師友道喪士不知學古人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
樂射御書數朝省莫習序分彪列循序而進如農之

有畔所以習德輔性爲大學止善之本基也自科舉用人無復有入學之次而況士苟於得涉獵經傳以佔畢訓故名物度數爲不足學襲浮躁陋架虛鑿空苟能纂爲詞章以欺凡有司給取聲利以駭庸夫孺子則舉世譁然師之於是小學之師廢而大學之基不立吾於德稱先生之教而重有慨嘆云德稱取王氏以　慈明慶壽恩封孺人男子三人女子子二人適張某高某男子十三人孫女子五人曾孫男女子六人將以端平二年三月甲子窆於縣之正本里尒山之原銘曰釋老之患幾於無儒科舉之學幾於無書舉世由之德稱病諸我銘昭之以警世慕

程叔運掌墓誌銘

眉丹稜程叔運豪雋明辯有志斯世嘉泰元年子校士眉山得其文紹定元年始策名類省試明年射策廷中占第乙科以恩升甲授文林郎洋州觀察推官徒步杖策過予渠陽山中問所從來曰掌不佞訪洪公咨夔于於潛謁眞公德秀於浦城聿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袖出一編書大廷敷對之文也內而乘輿宮壼近而政府臺諫三衙官寺外而山東邊防和戰利害鑿鑿牙頰間舜俞爲序以送之希元識其後又爲記孝友堂以旌其世德予爲書之且賦詩以遣之予歸自靖之明年叔運再

調巴州教授子方期之以遠則聞死于寓廨矣實紹
定六年七月　也享年五十其孤恪共治命以端平
二年三月　葬于雲歸山故居之北泣而前曰吾
父易簀之言曰吾羈而窮惟鶴山是知吾葬而銘惟
鶴山是祈汝不吾從吾死不瞑走也敢以父之請請
其哀矜而賜之予不忍辭也叔運諱掌程氏系出武
昌世家丹稜曾王考諱王考炎以孝友聞今以名堂
考士龍鄉貢進士予嘗銘其墓妣褒忠史氏叔運蚤
歲能屬文年十八貢于鄉家貧自丁父憂千里負米
爲孀母養破窻敗壁紬繹編摩亹亹亡倦以是聲名
籍甚繼丁母史憂自喪至葬禮而度有姑歸二江之
膺氏貧不能空之求予言一舉四喪其後客遊梁洋始
得諸公貴人資之稍稍即故居增築歌哭有所歲時
伏臘亦僅自給雖然其勞甚矣初至洋州即徹新官
寺誘勸悍俗未幾而邊難作四川制置桂如淵檄令
犒師于青座華陽隆冬犯塞攀木緣磴遍歷山寨盡
革虛名占籍之弊今禮部尚書李公埴爲四川制置
喜其深識疆事將辟置成都鈐司幹官爲有氣力者
奪去利路轉運司又辟教授巴州多士方屬心而未
及設施以死方歲運未仕時遍觀歷覽多所知識雖
草茅言事動中機務予在潼川嘗告子三事謂景獻
之喪二年無主鬯者謂鞏州之師易於不審謂靖康

開禧之禍起於君子之不見用于固奇之洋州太守
程侯伯雄參謀制閫叔運論關表五郡兵將之弊疏
漕運便宜計關防利害程甚稱之今四川制置趙敏
若帥興元上嫠憂十議曰議十八族議結邊豪議守
險隘議城漢中議用義士議處忠順軍議趲金州軍
議糴夏熟議親僚友皆當時急務也類省程試之文
條餉所一歲錢穀出入分畫區處有理此豈局於舉
子之科曰者嗜周程子及朱張氏諸書尤詳於歷代
通鑑本朝國史為文不求合程度不唾塵爛語嘗舉
韓秦故相之誤聲之樂歌以切時政為趙公所稱館
遇甚久今有雲歸鼓吹自由編歸田心畫萬物吐氣

編若干卷藏于家為人彊項直情人有善稱之有不
善攘臂厲辭叱之故所至落落有田數頃舉其租為
義濟以惠貧弱為姑捐俸營田宅為湯藥之助為叔
祖出緡以歸其已易之屋為鄉子弟之貧者招束脩
以資其學先是在洋州適當武休之變至巴南則代
者過更而弗授印叔運平日負氣不肯為人低屈竟
以鬱勃不堪致病而斃予嘗反復浩氣一章大率集
義以為主不集則餒持志以為帥不持則暴以叔運
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
以為聖門之高第矣觀其自贊有曰麤厲猛起頗欠
時中彊矯磨礲晚果有功方以規進學之候孰知其

遂止於斯也娶蒲江譙氏生二子踐實務實銘曰
不可屈者志與氣不可必者時與位誰挖其逢十步
九躓鬱鬱泉原含憤賫志爾藏既固尚輔于爾後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四

墓誌銘

知富順監致仕家侯炎墓誌銘

余蚤識家侯季文甫吉士也假守眉山於鄉大夫士之賢者益知侯爲人侯筮仕年已四十五練洽於物情者熟重以世載清約眎萬事退然如不勝而勤小物臨大節凜不可亂余嘗識侯在富順時與諸郡守謀討賊曦檄及爲侯記積善堂以爲盡所當事而無計功蘄獲之心庶乎知侯者記之年侯八十有四後三年余蒙恩歸自靖則侯已卒厥子寅翁以葬告累其行請銘諸碑余按家氏見於節南山之亂及春秋

經至晉大夫僕徒唐侍御史方世濟休聞方事德宗
以言事忤姦臣杞出刺戎州自戎居眉族乃大方五
傳曰季遵爲導江令恥仕孟氏隱岷山之麓寶慶初
錫號沖潔三傳爲大理評事正正生朝議大夫隱隱
生太中大夫定國歷懷安渠嘉三郡守是爲侯之高
祖曾祖彬元豐三年進士　哲宗朝爲尚書吏部郎
中六持使節贈銀青光祿大夫祖彥知資榮二州紹
興間用趙忠簡公薦召未造朝卒考鑄知隆州贈宣
奉大夫妣淑人孫氏侯諱炎季文甫其字也爲人篤
謹端靜自侯之高曾祖禰宰郡持節而家無厚藏淳
熙　年貢于潼川路轉運司後以父任入官主金州
石泉縣簿雅州司理參軍知潼川府郪縣通判叙州
知富順監丁內艱起知資彭普三州自始爲吏已能
爲邦人延師士知敬業去之日盡籍所載書留于庠
使學者稽焉爲理官捐廩給以葺囹圄植庭楠以蔭
繫囚茶馬使故入洪雅簿趙璧贓幾萬緡侯直其枉
使者加盛氣詬病不能屈也柴將誣兩平人爲蕃人
盜邊者必寘之死侯瞷其非請于郡貸之弗聽守既
知其冤益重侯侯終以鞅鞅郪縣二十年皆攝令人
疑其不利虛正寢弗敢居侯至新其寢以將母積負
三萬緡侯疏滯已責未幾縣以治則又闢齋居以燕
賓友甓經涂以利民旅無復近世簡陋莽鹵之政叙

州譯將言夷人將以某日絕馬湖意叵測及期而至
人情恟動侯曰此譯所爲耳召而令之曰一夷人過
江來乞汝首以殉譯犇命不遑而夷駾矣渠廣劇賊
羅從義爲民害既逮瀘帥欲徙之沉黎以責後用侯
言黎接六詔萬一從義走夷中是資寇也帥動色爲
改之侯之晰情制變率類是抵富順之明年曦以蜀
叛侯憤惋至忘饔寢每問故侯具以對且曰萬一變
作守城臣當死爲母憂柰何母曰死城郭分也非吾
憂侯乃夜自爲書告本道使者吏竊槀去侯不問馳
使四出告至叙叙守薛君九齡亟和之至帥府帥府
布其言十四州已而叛勢鴟張皆沮且怖侯不爲變
曦誅侯亦不自言也母喪去官除喪宣撫使安公上
富順抗僞事請知開州又薦充監司科侯辭起知資
州宣諭使吳德夫獵奏移西師屯成都以實內郡安
公舉以問侯侯曰雖僅捄目前而有二慮凶年粮不
足則聚而逋掠者難制歲久長子孫則浮而驕脆者
難用安公然之奏留四分之三不遣資西門曰珠江
侵齧城下侯捐錢千萬築五堤而北之又捐三百萬
置鹵井歲收羨爲修隄費劉文節公實記之又捐二
千萬有奇代民賦葺王子淵諸賢祠築奇文館胡月
月半屬學士試藝優獎風厲歲大比得人爲多置內
江井增隸于學以養士資人謂侯三世守此土築世

德堂爲生祠祠吏非古生祠又非也亦以識懷允之
誠云耳守彭會慮眞批大安叛卒踐普遂赤白囊星
火急而三邑期會弗應助邊犒師之費凡五百有奇
皆取諸節縮之餘財不以厲民縣告豪民匿稅版民
未就逮馮氣力越訴于監司以屈郡縣侯辯折其姦
使者不說捃拾無所得反以是知其廉最後守普承
兵火盜創殘之餘折囂訟簡冗費代民輸者又視資
爲贏學故有沒盜田載祀四十鄉人有爲盜謀並緣
宣撫司檄反其田士論弗與猶欲爲盜地侯具本末
白宣撫使復歸于學侯自普歸即謝事里居聽聰視
明神王志彊婚友往來細書十行下仕至朝奉郎不
復遷曰吾仕最晚幸不墜先澤有官遺子盈矣十九
年三遇異霈及磨勘所當陳乞凡五官不遷嘗請諸
朝以襚其先人弗許事孫淑人極其孝敬侯雅不以
吏能名而治劇邑宰厭郡未嘗如今人皇皇求利於
摧酤米粟之征率能興仆補滯去之日必裕於始至
又能推有餘以爲民賜平生踐行以約爲主溫敝甘
糲大行不加族燕酒不過三酌自富順喪母而歸室
燬於火說輤于僦居廟無序賓之位自退休始有室
廬歲視租之入盛暑祁寒周族人之急者至于再凡
三十年不易其則故居官號良吏居鄉稱善人是宜
壽考康寧膺受遐福或謂侯嘗昧旦見天上宮闕隱

隱有朱書壽圃二字爲侯上壽之證是誕漫之說不於其本焉求之書曰天壽平格彼動於惟神者安知此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于積善坊之里第年八十有七元妃丹稜史氏故夔州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壽朋之子繼室義眉楊氏[illegible]贈封安人二男子羔先卒寅翁前修職郎綿州録事參軍二女子長適從政郎前文州曲水縣丞郭守中次適故從事郎邛州大邑縣丞虞珪再適宣教郎新知成都府新繁縣李温男孫三森以侯致仕恩補將仕郎雙榮雙頂女孫三彝以六年月正元日墓在金倉山之原祔于隆州府君之兆余早入仕及接海内諸儒先每見昔人言論風指務存有餘不盡之澤爲可繼可傳今之君子小有才智則勢相馮利相鹽得之不翅杪忽厥喪固已丘山甚至斬艾其先世所以遺後者豪髮不疑於行此余於侯之葬深嘉屢嘆之而系之銘曰成周取人曰常與吉家邦浚明載祀綿歷下逮春秋曰德匪才字敬則裕汰愎則裁人之一心與天地貫盛窮壽短非可智筭家侯存存動與善俱所感所遇吉祥畢儲彼巧捷者則殆且棘謂予不信於侯是式

學究焦君巽之墓誌銘

予行半天下爲碑銘多矣而於漢嘉焦遂良之請爲之慨然蓋自予筮仕佐西川莫府遂良之考君誠父

袖文過我端厚質實予一見異之除館以待君以案
舉恩爲四川特奏名進士第一見其家子日華言行
克肖亡何蜀之士仕王朝者自實蜀公士寅以下招
其來授學究出身詣吏部擬眉州司户參軍未拜書
卒于逆旅日華與其弟遂良舟其喪以歸今三十餘
年雖日華行營宅兆奪於巫史奇衺之說不克葬而
卒卒之明年遂良始得卜于古賢鄉之坤山得日于
明年　月甲子嗚呼古之葬者日月有時丘封有度
昭穆有位非有陰陽之拘風水之疑也惟誠信於附
親附棺之物神明致生致死之分孜孜焉是之究圖
耳爰自青囊之說行士有沒齒而不能揜其親者乘
門之供盛民有蕩產而不能供其費者焦君之始識
予與予之聞君之名予時冠昏未久也今既踰中身
冉冉老矣而君之殯建在堂猶不得以首于丘也而
又不得予銘則齎恨何極遂良之請則死者之心也
予不敢辭君諱巽之五世祖父自彭徙嘉之夾江曾
大父晟大父松父昌彥官從政郎取藺氏生二男子
君其仲也蚤明晤能自力於學淳熙元年始舉于禮
部既挫愈勵貫通古今論說經子有詩總有易原有
曾子解宣城孟誠之綸久仕于蜀得君于劉文節公
宰藩持節必招之與居主賓款繹兄可以進賢揚善
伸達幽枉者未嘗隱情惜已也蓋厚惠渾有志當世

伯氏卒從政悲不自聊君左右以怡顏爲治喪恤孤以承考志里有矜寡囏阨死喪之事率盡分爲之吉月會同宗同族旌子弟之尤以勸能者縣庠湫隘不可居合鄉人新之其所爲皆足以善俗元妃單氏繼室以楊皆同郡人皆有令德而二子亦皆以明經舉于鄉人謂刑善觀德之效云孫男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古之命民積於比閭月屬歲校鄉登其書鄉治既廢科目取人一日之伎爵之終身法雖孔敝間亦得士有如誠父使在鄉遂衆賓之席亦於君避天道夢夢而昭昭是昭昭幾何而夢夢矣匪終夢夢爾子孫是似

監成都府錢引務鄧君應午墓誌

予守潼川鄧明父應午爲中江縣尉恂恂守道言吶吶如不能出口予固期之尚疑其重遲也又明年春三月某以君命召上印綬去道中江館于縣寺會居民失火屋比延燬予挾從行壯士巡火所恢隨宜翦撲至則明父已率巡徼吏奮身顏行拔藩徹屋不移瞬而火熄厥明予柎而勞之曰尉不當如是邪尉斂板百寮底誠卑且賤矣然近民莫尉若也譏盜胗尸追亡擿伏始一不謹禍且蔓延亦猶救焚不務遏截炎炎孰禦予於是始信人之不易而儒生之果可用也上其姓名於朝詳刑使者應君懋之茶馬使者

鄒君孟卿聞之競薦其才乃以功令關墜從事郎十七年調華陽丞予既召入爲郎從官每與蜀之有位者書記往返必稱明父之才未幾予以言事得罪屏之南州聲跡邊絕予歸自靖明父之子有中來言曰吾父不幸死矣今卜兆于會中鄉之坎山得日于今年十一月甲子哀惟吾父以職事受知于予不由左右之容維子之故歷事監牧皆受不凡之知今不得子銘無以追不仁不明之責予瞿然問故則寶慶元年七月十三日殞于風淫嗚呼明父而止於是乎明父自嘉定六年以詞賦爲鄉舉首九年再舉中明年進士第調中江尉潰卒薄近竟人情洶洶明父程督守禦人恃弗恐歲大疫力請于臺閫飯飢藥疾至捐俸以資之同年進士徐君仁恭卒于閬中簿正爲字其孤恤其家府尹李公皇風力峻厲明父詣府白事爲康色顧之屬之城築屬之糴廩郡有疑獄累歲不能決刑獄使者以付明父一訊立辯囚賴以活自是益見信任令攝銅山縣明父移書縣令俾其督吏治賦以應期會憲臺屢趣不行令亦謂明父言然卒以逭譴人兩賢之又令攝通泉以縣令鄉嫌辭既不獲命則植縣綱擿吏姦爲教以諭百姓之怙勢逋租者不浹旬而令行財裕十七年調華陽丞部使者令工部侍郎黃公伯固俾攝縣事縣爲西南劇畫理邑事

夜覈訟牒剸撥中理吏畏民安黃公才之學校之校
比河渠之畚築將士之廩給征商之檢捉悉以付之
或譙其煩明父曰事無精粗莫非學也郫令久虛又
俾攝事縣以大治既復而丈攝去之日郫人繪而祠
之華陽考滿黃公措其去辟監錢引務至則官寺圮
役丁窮上下蕩亡紀律君為振而新之凡出入虛實
之數增減少多之額工役勤墮之別皆籍而記之黃
公勞之為請于朝自官吏至役徒悉增其廩給職業
用勸國無乏用實昉乎此嗚呼人果不易知而儒生
之果可用也乃若此凡謂儒生不適用者特腐儒為
章句習佔畢不知事無非學而拘滯一方者耳明父

世居新都之彌牟其家彭之濛陽自王父始鄧氏系
出東漢司徒禹之後子孫散居蜀右為多今成都雙
流新都皆其裔也曾王父仲和生三子其季曰師況
登紹興十一年進士第則明父之王父也奏辟通判
潼川府未朞卒于官父森妣王氏生二子明父其季
也生有令姿方在齠齔親疾累月憂無所出刲股和
藥親疾少差既卒執喪如成人王夫人性嚴厲明父
得其權心事庶母宋夫人惟謹既壯兄弟相依兄嫂
以家事自任俾明父一意遊學明父德嫂之恩死為
之服或以無服靳之明父曰昌黎不以義起乎鄧之
族大而多貧明父事諸父生則致其養死則賻其喪

世絶者命之後女笄者釐其娉親黨有礼喪之事必身任之嗚呼古之學者爲己蓋有所事者矣元配李氏繼室以趙贈封皆孺人明父卒後宋夫人尚無恙年八十九乃卒有中今以趙氏之命求銘銘曰古之所謂學以明德而美身所謂士以範俗而明民道湮民散則嗟卑而居下惡囂而欲贏以予觀於明父事無精粗必信必誠尚庶幾古道之有存

中奉大夫知邛州李公駿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道藻嘉李君伯言合其昆弟之子與戚姻黨里宣酒送迎君在羣從歸然獨存於是生七十五年矣風采精贍論議娓娓心竊異之別僅旬時其孤當楫當煒以狀告窆于瀘且乞銘爲之瞿然失聲李氏自唐御史大夫贊皇公栖筠丞相趙國公吉甫太尉衛國公德裕以來凡十一世迄曾祖浩熙寧中登進士乙科積官至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祖觀崇寧初榜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累贈少師自太華徙嘉生二子曰昌諤官至朝奉郎知洋州贈通奉大夫次昌圖官至工部侍郎洋州取士氏贈淑人生四子君在第三諱駿莊重好修自同儒素凡再舉禮部擢慶元二年進士侍郎尚及見之每以訓其子曰吾門自入蜀以來繼八葉科第自此始女曹勉之初調隆州貴平尉盜入境輒敗論罷役曲當民情前諫議

大夫傅公伯成爲祥刑使者知而舉之再調重慶府
巴縣令峽俗嚚訟分疏曲直民用勸止有巫左道惑
衆寘諸法前後守賢之引以自助使者游忠公仲鴻
又知而舉之遇事有盤錯或傅爰訊鞫之不辜率以
屬公見稱明辯尋改宣教郎知濛陽縣州以積負逮
吏無虛日君白守定會期公私胥便堋口水灌輸民
田歲以首春爲坊縣之工材率先諸邑通判漢州又
通判遂寧府皆大郡關決敏明吏重足立無敢慢在
漢嘗攝石泉在遂嘗攝宕渠所至以嚴明稱知永康
大修學官興李侯祠通商阜財振凶掩骼知普州如
治三郡屬有疆事軍潰入竟所過殘掠君遣官諭告
母害我民貲爾糧否則以三尺從事軍爲斂戢差知
邛州君曰吾少孤刻苦自厲以詩書發身祿四千石
秩元士澤二子一孫於人世百無慕焉歸而築室曰
塵外有終焉之意一日忽命諸子之仕於外者歸省
屬以持守門戶更衣就簀而逝實紹定六年六月己
丑也當楫以郊恩補官任文林郎雅州司理參軍當
煒以　上登極恩補官任從事郎宜賓縣主簿女子
二適承直郎施州軍事推官王似孫儒林郎永康導
江縣令高斯謀斯謀予之同產兄子也遣賀嘉定十
五年元會補官去年秋不幸死孫男一人奕果再遇
郊恩補官以慈明宮慶壽恩循從事郎女三人外孫

男女一人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
安國鄉乾山之原令人楊氏喻氏祔公風姿頎然臨
事果決自幼周旋諸父間耳濡目染食不兼味衣必
澣濯祭祀賓客澗毛山蔌必潔必精予曩聞劉清惠
公甲嘗言其外王父李用賓始自華徙監政宣奢麗
以勤儉自持嗚呼如君可謂善繼厥家矣銘曰孝殫
嫣載五百自華徙監奢侈君衣訓自程式耋彌邵窮
不戚豈其窮四千石官元十年八袠詔來世食豐積

漢州通判楊君令圭墓誌銘

楊君諱令圭字如斯世爲遂寧人大父恭惠公輔兄
弟五人咸以文學行誼聞于時人號五楊其後恭惠
與劉文節公光祖歷事三宗出入中外切劘獻納媲
德齊名天下稱曰楊劉韓侂胄伏辜凡前日與侂胄
論者以次召用恭惠除兵部尚書道拜江東路安撫
使建康留守以疾薨于位先是恭惠冢嗣有翔早世
以君爲後萬里護喪西還葬祭如禮服除以恭惠致
仕恩補承務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再調潼川府中江
縣丞僉書昌州判官聽公事知涪城縣事初文節公
嘗爲學記韓氏之黨以僞學誣善類摘記中語爲罪
劉遷房陵縣宰承迎仆碑凡三十年無過而問者君
至命封植之鬱攸煽灾民多露處君計戶口而賙給
其貲民用奠居臺府廉知治狀就辟通判府事恭惠

遺愛在人聞君之來相率趨令通判漢州西邊有警
總領財賦所以文龍移屯軍之糧下州發粟石五千
餉軍君慮以輦運病民力爭之使者不能奪僅輸千
石至敦明卒免科調之擾衆服其守職不屈未幾忽
得疾不起實紹定六年二月乙未也年四十有三積
官止朝奉郎曾大父依故任左朝散郎累贈特進大
父恭惠公官至端明殿學士父贈宣教郎予生也後
何敢班於楊劉然慶元以後守詘盡分唾棄權門訖
於權臣之誅首被收召則與二公出處蓋有甚相似
者故知君泣事行已能世厥家而於文節公之流風
餘烈必欲興起而懋明之其心事聲聲與世俗不同
惜也死不待年而未究其施設也娶成都杜氏故知
威州益之女與予翁之妻兄弟也繼室以普慈村民
故兵部侍郎孝嚴之女子合祖早夭本生母鄧氏太
安人命襲祖為後授以恭惠餘澤遺腹子曰昌祖九
月丁未生四女子長適將仕郎姚季子餘尚幼襲祖
小今年十二月甲申葬君于長江縣馬鞍鄉坤山之
原君之弟通判簡州事令式與襲祖以狀來請銘詔
不得辭銘曰昭昭匪天厚其質而夭其年豐其行而
嗇其傳雖然孝當百生陵以紹廣鄭益恩生同以繼

知威州祿君堅復葬泉

開禧改元王師將北征子時召對玉堂失權貴人意
潼川祿子固擢進士造廷首以高瞻收書來謁既亦
以正論居末等子與之定交焉子既補外念薦賢所
以報國厥於權力撓於請寄乃盟心自誓始至境即懷安傳舍擇書閤之
來凡請者弗予將以少戢趨競會詳刑東川子固為
安岳丞循循自守亦始至境即懷安傳舍擇書閤之
不至者四人舉之於子固之辭曰盡心職分不求人
知人謂是舉也數十年所無子固亦曰是真知我者
其後使攝遂寧學官又其後守潼川除館近之益得
以察其所安信前言之為實錄也祿本子姓以王父
字為氏曆季曰宗憲始自鳳翔徙名數于鄴至本朝
曰儒舉賢良方正科與眉山蘇氏厚善儒生勤舉鄉
進士勤生天授天授生居一累贈朝奉郎居一生二
子長曰東之登進士第善詞章尤任治劇淳熙初知
叙州南蠻抄竟上帥師討定以功除直秘閣成都府
路提點刑獄次曰楫然之以經學教授于家累贈朝請
郎娶馬氏封宜人子固之父也子固名堅復生十七
年而孤弟妹幼弱家貧為太夫人憂子固率諸弟從
舅氏傅堂先王君行問學夙夜不敢怠習戴氏禮有
鄉曲之譽君行名輦潼之秀彥也金堂仲明舉以禮
幣致子固遣二子從遊凡再舉于鄉登進士第仕小
溪食簿棣之祿將母一時諸公皆以學術操履期之

舉考及格關陞爲渠江令沂國安公專閫于蜀辟黔州錄事參軍攝通判事將以成其秩秩行至合陽念母而反沂公不能奪也期年來安岳以舉主改尚書左銓注知蓬谿縣母喪去官服除從外銓擬什邡縣會有堂授者復求蓬谿凡九閱月又爲人所先復堂授知綿竹縣秩滿通判永康軍嘉定府會資州闕守制置使選子固攝事充四川類試院考校官差知威州解官來歸中道得疾寓漢川傳法僧舍去家僅兩日程而卒紹定六年十二月己丑也得年六十娶馬氏男女各三人長男紹本奏補將仕郎次諫孫後族父於祕閣爲諸孫季曰呂孫子固治命俾受致仕恩爲叔父甲南之子長女適閻德方次適陳飛騰次適馬　皆業進士外孫男女四人卒之明年端平元年十一月甲子葬于射洪縣依德里聖水原之新兆子固天姿謹厚念德不怠每思二親輒欲絕旨去甘友愛二弟無行而不與俱也清淨寡欲訟獄必躬聽之麗于罰者重輕平允後不爲之末減人言子固所至政平訟理無他道也一生知己如安子文劉德修楊伯昌崔正子李季允虞仲易曹器遠苟得一二賢相與已足爲重而於子固皆交口稱道無異詞葬有期紹本以姚仲有所次行實來求銘余曰我乃知子固爲叙其槩而銘之曰天理之流行以命萬物者性

也而氣數之感遇廢興厚薄之莫逃亦得以謂之命如子固者言而忠信行而篤敬不能以其所安施諸有政而扼於命之有制僅見于三縣與三郡惟後人之紹聞迪訓則是心之昭昭者固不與氣形俱爲澌盡也

蘇伯起 振文 墓誌銘

予奉使潼川日今春官貳卿度周卿移書諗予曰子得人矣乎正有友二人曰羅堅父傳之蘇伯起振文今堅父舉進士而蘇落落不偶聚書數萬卷聖經賢傳山經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書靡不搜羅後谿劉德修嘗舉賢良方正科長沙吳德夫又以遺逸薦于朝子其言之矣先是予銜命入竟首訪人物遂合人士多以蘇伯起馮仲新鼎重爲稱予首延致之皆魁岸人也伯起尤善談辯諏經訂史援据蜂起坐人爲屈予嘗謔之曰晏子所謂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而不可以爲下君其近諸則棒腹大笑處數月而別予仕王朝以言事遷靖伯起遺予書曰吾於遂寧有宅一區竹萬箇大木十圍者百章溪流徑其間將爲嘯歌終老之計請書其顏曰水竹莊有亭曰玩芳以故禮部侍郎曹公收遠記示予大抵述其放於騷人幽憤之意予遷靖後溫尋故書自四經三禮語孟以來摘精拔萃探深抉異

雖章句訓故名物度數悉加讎校往往有先賢未及發問爲人言或口呿目睜而伯起過我瀘上相與講切則率多領會予益知其用功之久方將勉以歛華就實去艱深而趨平易反而驗諸眞履實則庶不爲空言之歸而君以衰疾求去浩乎不可留蓋亦自知血氣之不可强別未數旬而卒實紹定六年九月戊申也系出梓州之銅山淳化參知政事易簡乃其九世祖自銅山徙合之銅梁今又徙遂寧之遂寧曾大父某大父某王考某元配趙氏朝散郎前知廣安軍楙之女繼室以錢氏三子男曰堅石堅木女適文林郎知合州巴川縣事姚仲子端平元年十二月庚寅

堅石兄弟葬君于龍門里先事使參乞銘曰尚死者之心也銘曰自鄉治廢而公道壅以科目之得失爲人才之輕重有如伯起抱珍蘊異而老不見用然則曾謂科目果可以選衆也龍門之峯淒其長終孰銘丘封太史了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四